

台灣文學評論雜誌 的未來

◎ 劉紋綜

作家小說選讀》的開創性之舉，打開文學史書寫的新里程，各種可能的渠徑都在眼前開展。期望未來台灣女性文學史的書寫，在批判了某些單音敘述與政治正確的「典律」之後，也能夠避免落入新的單音與「典律」之中，進一步開放出更多可能性，尊重更多不同學術類門的訓練，在研究論題、方法論與學術語言各方面，都能跨越單一學術類門的調性，擴大研究社群的含蓋疆域，展現真正「多音交響」的研究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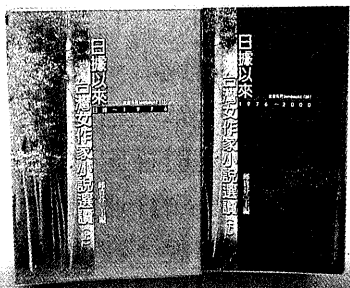


圖 10 邱貴芬主編《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陳程良攝)

前言

思索台灣文學成爲一種民族文學的必要性，使命感並不足以乘載一切。沒有發自靈魂深處吶喊的創作，沒有苦難壓迫下血淚交疊的歷史記憶，沒有來自同一種脈搏的悸動、心靈的交流，就沒有這朵「民族之花」。昔日，作家的身影是一種艱苦卓絕的悲哀，時代的苦難縮成他們筆下一格格的血淚。

支持他們不斷創作的動力，除了不懈的寫作意志，還有來自四面八方「評論」的鼓舞、鞭策、激盪。不論當時的寫作環境多麼嚴寒，藉由評論文字的交流，不僅讓他們得以取暖，更讓他們藉此發光發亮，閃耀成文學史上的一顆星。時至今日，台灣文學邁入學院成爲一門學科。不論從外緣或內緣角度切入的研究比比皆是。

然而，時空轉換，文學評論的角色也脫胎成另一種創作。

我們乘著台灣在時光的洪流中，尋找自身的座標；評論，正是我們在巡弋中的羅盤。

對於作家而言，評論開闊他們的視域，提供一種新的解讀觀點；對於

圖 11 《文學台灣》在內容上的多樣化，提供台灣文學創作者及評論者一片新天地。（陳程良攝）



今日的研究學者來說，評論則是一連串的追尋。藉由釐析文字、貼近歷史，我們試圖解答自己，清理在疑慮與攻訐交錯中的「偽知識」，同時在文學中找尋探索的新視野。

以下，筆者將以台灣目前幾本具有代表性的文學評論刊物，討論台灣文學評論的內容。在回顧足跡的同時，也將對未來的走向，提出更進一步的看法。

台灣文學評論雜誌的回顧與發展現況

「評論」在台灣文學的發展，處身於繁複交錯的歷史情境中。從早期的報刊、雜誌上來觀察，甚至是文友間的通信，都約略可見評論被外在的因素所囿；不論格局是否被「壓縮」，或者被「窄化」，「欲彈同調」的步伐卻是一致的。歷經多元的文學思潮洗禮，「評論」顯然負載了更多的「功能」，而不是「讀後感式」的簡約文字。「評論」與「被評論」隱約宣告舞台的主導性所在。文學與讀者之間的連動性，「評論」扮演了一種微妙的角色。在閱讀與研究囊括現、當代領域之後，「評論」已漸漸走向專業化，評論者也由文學的創作者、讀者

深入至學院，成爲一種多元、多層次的景況。以下所討論的雜誌，評論的書寫者便具有不同的色彩。

《文學台灣》創刊於1991年12月，以季刊的形式發行，至2001年10月已刊出40期。本刊的前身爲《文學界》（1982～1998），在停刊約莫兩年光景，旋即以此重新出發。從發行人及顧問群，甚至著作群，可以視爲早期《台灣文藝》（1964迄今）精神的一脈傳承。誠如刊物簡介中所說的：

「文學台灣仍將秉持對台灣文學的理想與抱負，繼續走下去。」

這一群幾乎由南部的文化人、醫師所組成的團體，在環境迅速變遷與腐化的情況下，仍然能堅持某一種信念，誠屬不易，此點由該刊的停刊、改組可見一般。不過，在延續《台灣文藝》及《文學界》的風格下，《文學台灣》並非專門的評論性刊物。刊物的內容上不僅包含詩、散文、小說、評論、劇本等文章，也花費了一些篇幅在史料的整理與探索之上，可以說是一種「複合性」的刊物。

從評論的角度來說，在此刊物出現的文章也較具有多樣性。不論是創作者、讀者或者是置身於學院領域之研究者，皆可以參與評論。在身份條件不受限制之下，雖然評論的文字或

有良莠，但是視野上來說是比較開闊的。

《文學台灣》對於台灣文學發展的全面性來說，不側重於評論文字，反而包容各類的體裁。從形式上來說，雖然不脫前人的軌跡，但文字的深度及廣度確有加深、加大的跡象；從開拓台灣文學研究上來說，不僅提供評論的舞台，也保有一片園地給創作者，這是預留給下一輪台灣文學創作者及評論者的新天地。

《水筆仔》創刊於1996年12月，至2001年共刊行13期。這是學院中關於台灣文學研究的刊物。當時由清華碩士班研究生游勝冠等人所創辦。有感於台灣文學研究者日眾，但納悶於研究的動態與成果無法累積流通，他們開始起步。從文學研究的「異端」崛起於學院的殿堂，不能不說是一種突破。

從刊物的參與人來觀察，當時以清華大學的學生為中心，試圖建立起台灣文學研究的研究交流網絡，因此撰稿人也有他校的研究生。由於經費和人力的限制，當時預定的一年四期（季刊），並未如願達成。不過，從內容上來說，卻和以往的文學雜誌開始有一些明顯的區別。舉凡書訊、書評、研究概況、研討會議側記、大學

相關課程簡介、研究學者擬就或正在撰寫之論文概要等，都可見其發展走向乃是以學院為中心、研究學者為主要訴求對象。這和後來刊物上所加諸的標題「台灣文學研究通訊」一樣，內容除了單篇的台灣文學研究論文之外，便是研究資訊的整理，相當符合刊物所預期的內容。就評論的專業度來說，此刊已經呈顯出學術論文的規範及架構，然而限於篇幅，論文僅限於單篇。此外，對於學術會議或新書、或者新的學術議題評論文字，也初步有一些成果的累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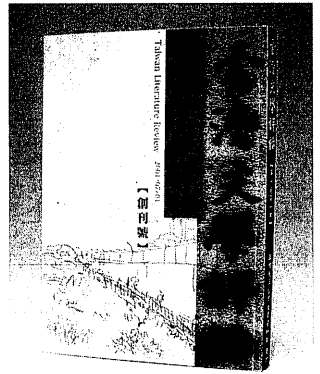
從刊物的屬性上來說，對於一般讀者而言，這一份刊物並不易接觸到。也由於刊物的取向，閱讀眾多集中於學院年輕的學者身上。但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通訊刊物中還能擊劃出一片評論的園地，對於台灣文學的評論，有將其導向專業化、學院化的傾向。

《台灣文學評論》創刊號在「誠徵特約聯絡人」這樣一則啓示上寫者：「本刊是台灣史上第一本台灣文學的評論雜誌」。聳動的一段語句，顯示了創辦人在文學史上的野心。此本雜誌創刊於2001年5月，至2001年底為止，共出刊兩期。以包含文學評論篇章的文學雜誌來說，此刊並非首創，但若以

「文學評論」為名，及文學評論的篇幅數量來說，本刊的發行確實可說是一大創舉。此刊的前身為淡水真理大學的《淡水牛津文藝》(1998.10.15——2000.7.15)，創辦人張良澤在真理大學校長葉能哲的支持下改組創刊。「專門性雜誌」的概念，是以台灣文學為目標，進行學理建構、作品評價、思想分析等。張良澤認為這樣一本刊物對於台灣文學前途的測試有一定的指標程度；認真議論、寫出擲地有聲之論文則台灣文學大有可為，若大家意氣用事冷漠不理，則台灣文學前途堪憂。論點雖然太過武斷，不過從某種程度上，也可看出其對此刊物寄望之深切。

從刊物的編輯上看來，主編兼發行人張良澤的個人色彩非常濃厚。從刊頭委由雷驤的精心設計到所謂的「名家真跡」、「作家手稿」、「文獻史料」，熟悉史料收集整理且富有版本、精品眼光的主編風格躍然紙上。以一己之力，邀集台灣文學領域中的創作大老、前輩、著名學者的撰稿，張良澤長久耕耘於台灣文學界的努力，從這些陣容中便可略窺一二。除此之外，一些新秀也在主編的名單之內，這種「鬥鬧熱式」的辦刊方式，相信在稿源上必不於匱乏，因此刊物的走

圖 12
《台灣文學評論》
雜誌，係由真理
大學台灣文學資
料館館長張良澤
主編。(陳程良
攝)



向全取決於主編一人手上。當然，張良澤在自己的刊物上必然不會缺席，但是如同學界所知，他多著墨於文學史料的收集與再解讀。

從刊物的內容上看來，評述與論述兼而有之，且篇幅頗多，的確達到「專業化」的傾向，再加上史料性文字、作家回憶錄、翻譯、隨筆，等穿插其中，可讀性頗高，同時也不易感受到論文性文字的嚴肅、枯燥氣氛。

評論的未來？未來的評論？

評論向來被視為針刺，特別在一個不揚波的舞台上。然而，它也化為火炬，照亮創作者的前景。評論，對於文學的創作者而言，常不僅是一種砥礪，也是一種「被重視」的溫暖。

從上述的文學評論雜誌來看，評論是為提供更多對於作品的解讀觀點。真正文學作品必須經歷時空的檢驗，因此，評論的責任在於提醒創作者更縝密的思考。文學評論在文學存在的地方，它便存在。我們固然樂於

見到評論雜誌的「專業化」，但是我們更樂於見到文學評論「質」的提升。

台灣文學的研究雖然已漸及學院之中，但是，從評論上來說，卻又存在著某種隱憂。這可以分為兩方面來說明：

一、

對於台灣文學史上尚待釐清的今日，研究者，或者文學評論者其實應該具備著一定的歷史意識，反省當下的評論文字。令人極其訝異的是，論者的歷史時空感在西方文化思潮的交疊下，有時反被邊緣化。操作理論的不當或者不熟悉，常會進退失據，不但無法收「他山之石」的功效，反而成了自己的「絆腳石」，甚至將其砸在論者自己的腳上。固然，理論的功效在於驗證出可供解讀的觀點；探索的侷限可能因參照而開闊視野，可是，在本末倒置的情況下，除了泯卻外在因素的文本解讀之外，尋求一種相應的對話已然沒有其主體。這個問題在台灣目前的學界尤其嚴重。

二、

觀察今日的台灣文壇，我們似乎也感受到一點跡象，台灣文學的創作力正在減低之中。如果說文學從苦難

之中淬礪而出，那麼今日的台灣作家是過於安逸了。不，或許換個角度來說，這是評論者的責任。在考掘台灣文學史上遺落片段的同時，我們似乎忘了台灣文學不是只有過去。沈溺於歷史的考掘之時，繁複的工作讓人忘了和台灣文學的未來對話。文學的活力並不能單靠文學獎、文學營等來維持其新生的力量，特別在這個島上什麼都充斥、什麼都趕流行的年代。因此，評論者在當下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台灣文學的針刺，沒有及時將這腐敗的血膿一針刺破，恐將危及命脈。

台灣文學評論雜誌從現階段看來，仍然蓬勃發展。從學報或其他文藝性刊物上乃至於網路、研討會上，在在都見到評論的蹤跡。但是，評論不只在於形成對話的風氣，對於未來，仍須有一定的自我惕勵。



圖 13

《水筆仔》是學院中關於台灣文學研究的刊物。
(柳書琴提供)